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5.4012

传奇·群像·成长：《长津湖》英雄叙事研究

江杰

(淮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长津湖》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离不开其雄壮激昂、激动人心的英雄叙事。其从英雄传奇叙事、英雄群像叙事和英雄成长叙事三个不同维度徐徐展开,共同谱写了一曲颂扬抗美援朝精神和家国情怀的英雄赞歌;其既有对传统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经验的继承,又充分体现了新主流电影的创作要求;其勇于在传承中扬弃与创新,实现了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协调以及思想性、商业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为国产战争影片质量的提升和叙事范式的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长津湖》;英雄叙事;传奇叙事;群像叙事;成长叙事

中图分类号: J9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5)04-0095-08

The Legend, the Group Portrait, and the Growth: A Study on the Heroic Narration in *The Battle at Lake Changjin*

JIANG Ji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232001, China)

Abstract: The dual success of *The Battle at Lake Changjin* in both critical acclaim and box office revenue is inseparable from its grand, stirring heroic narrative. The film gradually unfolds across three distinct dimensions: heroic legend narrative, heroic ensemble narrative and heroic growth narrative, together composing a heroic hymn that praises the spirit of the War of Resisting U.S. Aggression and Aiding North Korea as well as the sentiment of home and country. It not only inherits the experience of traditional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films but also fully embodies the requirements of new mainstream film production. By courageously sublating and innovating within tradition, the film achieves harmony between mainstream values and market appeal, unifying ideological depth, commercial viability, and artistic excellence. This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and the innovation of narrative paradigms of domestic war films.

Keywords: *The Battle at Lake Changjin*; heroic narrative; legendary narrative; ensemble narrative; growth narrative

英雄叙事是人类最古老的叙事之一。古往今来,无论是上古的神话传说,还是帝王将相建功

立业的伟绩,或是普通人在平凡岗位上作出的不平凡事迹,对其进行的英雄叙事都寄托着后人对

收稿日期: 2025-01-10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当下军事题材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叙事研究”(SK2021A0565)

作者简介: 江杰,男,浙江奉化人,淮南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学。

这些人物超凡能力和高尚品质的赞美、向往与效仿。英雄叙事不仅广泛存在于历史上的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中,在当今电影生产与消费领域,它也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类型,广受观众的关注与喜爱。电影的英雄叙事通过影像方式叙述英雄事迹,塑造英雄形象,将抽象的英雄概念具象化、可视化,以展示英雄的勇气、智慧与信念,彰显民族气节,弘扬时代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与国家认同,激励后人奋发进取。

《长津湖》作为第一部表现抗美援朝东线战役的史诗性大片,之所以能在上映后迅速掀起观影狂潮、获得同期国产影片票房冠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英雄叙事方面的成功:广泛吸收前人创作的成功经验并有所突破创新,让观众在悲壮惨烈的战争画面和生动鲜活的人物叙事中,自然建构起逼真的战场认知,在沉浸体验过程中去感受历史的震撼、英雄的伟大,以及今日和平的来之不易。目前,学界对《长津湖》的研究多集中于爱国主义、家国情怀、思想品德教育、传播策略等方面,偏重于宏观解读,而从电影叙事角度尤其是从英雄叙事层面对影片创作进行微观解析的研究相对匮乏。为此,本文拟从英雄传奇、英雄群像、英雄成长三个维度对《长津湖》英雄叙事进行探讨,并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深化其研究。

一、英雄传奇的书写

所谓“传奇”,其现代汉语释义是情节离奇或人物行为超越寻常的故事。在西方,“传奇”是一种以吟唱中世纪骑士们的爱情、奇异冒险以及追求现世快乐的长篇故事诗。在中国,它最早是指代唐代的文言小说,所谓“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1];后来这一概念逐步延伸到宋代话本、宋金诸宫调、元杂剧乃至明清戏曲领域。从叙事层面或文体特征角度而言,传奇具有“尽设幻语”“作意好奇”的虚构色彩、“无奇不传、无传不奇”的以情节为中心的结构模式、“游戏成文聊寓言”的寓言意蕴等诸多特征^[2]。这就使它超越具体艺术门类的限制而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可在不同文艺样式中延传流变、极具民族美学风格的叙事形式。

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悠久的英雄传奇叙事传统,《水浒传》《三国演义》《三侠五义》即为其中的佼佼者。在电影领域里,民国早期的神怪武侠片,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英雄电影谱系,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武打片、刑侦片等,也都是把各类英雄惊心动魄的非凡经历作为核心情节,利用各种手段去增强影片的传奇色彩和感染效果的。事实上,当下的新主流大片,为了“讲好中国故事”,“在讲述故事的层面沿袭的依然是中国传统叙事中的传奇叙事”^[3]。比如《智取威虎山》,就是通过将原先的红色经典样板戏进行现代武侠风格的包装,对其情节内容进行陌生化处理,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再比如,《战狼2》的传奇在于,一个前特种兵在海外孤胆闯敌营,依靠智慧和勇气,去救助受难同胞,并战胜强大的恐怖组织。其剧情跌宕起伏,悬念丛生,高潮迭起,再配以高科技视觉奇观,带给观众全新的观影体验。

相较于《智取威虎山》等作品,《长津湖》的传奇特征更为凸显,这是因为长津湖一役,志愿军将士在极度严寒的冰天雪地中,在装备严重落后、后勤补给困难的不利形势下,却能全歼武器精良、作战经验丰富的美军北极熊团,这一战役本身就具有极强的传奇色彩。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了解整个战役的来龙去脉,体验战争的残酷、和平的来之不易,感受志愿军战士们舍生忘死、骁勇善战、严守纪律的崇高品质,影片在颂扬英雄传奇时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 凸显奇事奇情

《长津湖》在情节上设置有我方高层、我军基层和美军三条叙事线。其中,我军高层和美军叙事线均以史实为依据,其在强化影片纪实性和真实感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对故事情节的生动曲折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负面作用,影片于是把核心情节放在了第三条叙事线即基层连队的微观活动上,重点讲述伍氏兄弟、雷爹、余从戎等人丰富多彩的日常活动和惊险紧张的战斗经历,以此凸显其事件的传奇性。比如,为了更好地展现战争过程的惊心动魄、紧张激烈,影片设置了“运兵列车被炸”“乱石滩遇险”“端掉敌通信塔”“围歼北极熊团”等环节。其中,既有七连战士们处于敌机轰炸被动挨打的揪心压抑场景,也有我军主动夜袭敌阵地大获全

胜的振奋人心画面。这样，就使观众的情绪随着剧情发展而波澜起伏，始终沉浸于对战斗英雄的英勇作战和不畏牺牲的牵挂之中。再比如，影片中的战士各有传奇经历，各有绝技在身：在战斗过程中，神射手平河在最佳时间点一枪击中捆绑于索道并滑向敌营的炸药包；伍万里充分发挥自己善于打水漂的绝活，把手榴弹准确投入敌阵地；伍千里和余从戎驾驶缴获来的美军坦克，与敌坦克进行周旋和对射……他们的动作，凌厉迅捷，精准干练，如行云流水一般，一气呵成，带给观众暴力美学的视觉快感体验。与现实战斗场景相比，这些动作固然存在一定的夸饰和表演成分，但“夸张是引起观众情绪的一种方法……让他对这个剧情产生更强烈的期待和情绪”^{[4][105]}。其有助于增强影片的传奇色彩，有助于提升观影热情和对我军能打硬仗胜仗的情感共鸣。

“世间奇事无多，常事为多；物理易尽，人情难尽。”^[5]《长津湖》不仅关注奇人奇事的挖掘，更注重展现由此衍生的“奇情”，包括战友情、兄弟情，以及战士们保家卫国坚定的毅力和信念等。影片多次呈现长津湖地区的奇异景象：冰雪覆盖的山峦，冰封的湖面，呼啸的寒风，纷飞的雪花……画面虽美轮美奂，奇伟壮观，但却是和极端严寒的气候联系在一起的。就在这冰天雪地中，战士们身穿单薄棉衣蜷缩在战壕里，啃食着坚硬的冻土豆；与此同时，美军却在营地享用热气腾腾的感恩节大餐。两组画面叠加在一起，构成对比性蒙太奇，凸显了志愿军战斗条件的艰苦恶劣，也由此展现了我军不畏艰难、坚韧不拔、以苦为乐的战斗精神。类似的感人场景还有很多。比如，伍千里痛苦地回忆哥哥伍百里牺牲时的那番话：“哥下半身都炸没了，他的肠子，我怎么塞都塞不回去。哥说他冷，我抱着他。哥的嘴唇是酱紫色。哥说，让我帮帮他……”指导员梅生谈及自己的女儿时，也这样动情地感慨：“这场仗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让他们不打仗。”这种个体真实的生活状态与情感表达，带给观众悲剧美学的崇高感，触发观众深层心理上的共情，以至于有观众回到家后，主动以啃冻土豆的方式去体验英雄们的艰苦生活；也有不少观众在电影结束后，庄重地向银幕敬礼。

（二）建构超现实的影像奇观

中国的英雄传奇与武侠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便是十七年革命英雄传奇，也是“吸收了我国民间传统中的侠义精神，对古代侠义小说艺术经验进行了借鉴、改造和转换”^[6]。传奇的英雄需要被人崇拜，需要展现其异于常人的技能，于是，通过“技术构建一种景观式的神话叙事框架”，“形成以技术‘书写’超现实的英雄传奇现代景观”^[7]，就成为电影中强化英雄传奇叙事的有效方式之一。当代中国重工业电影的发展，是建立在产业化生存、技术化生存和网络化生存基础之上，它遵循的是电影工业美学原则，高度重视特效、特技和大场景制作，强调通过计算机生成图像和数字合成等新技术手段去创设现实世界中根本无法出现的奇观场景；在此过程中，蒙太奇组接的理性原则“转向了视觉快感奇观性的快乐原则，完整的叙事线性结构被奇观要求所颠覆”^[8]。

《长津湖》高度重视战争奇观的构建。有媒体指出，《长津湖》作为“当下中国电影产业水准提升的重要表征”，其“视觉特效先后动用来自全世界的80多个特效团队共同完成，仅特效镜头就达到4000多个”^[9]。整部电影中，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属于战争场景和战斗场面的呈现，创作者为此设计了近距离横冲直撞的坦克、呼啸扫射的敌机、横飞交织的弹道、火光冲天的爆破、血肉模糊的身体等画面。这些画面都在不同层面呈现战争奇观，并从细节上揭示了战争的血腥与残酷。为了更好地表现战场局势的紧张激烈和瞬息万变，影片在构图上以中近景为主，通过晃动、旋转、俯仰的运动镜头，从空中和地面不断改变视角，甚至故意忽略轴线原则，以营造动态变换的视觉效果，增强战场时空的混乱感。为了让画面更具观赏性和“真实感”，影片还设计了各种酷炫的特效镜头，比如夜空下火光冲天的爆炸引发剧烈的冲击波，坦克近距离射击和履带碾压特写，两发坦克炮弹对射相撞瞬间产生火花并随后爆炸的超慢镜头，等等。这种超现实的战争奇观构建，极大增强了观众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在给其带来战栗、震撼、惊叹情感体验的同时，也强化了影片的英雄传奇效果。

与其他现象级战争题材新主流影片相比，《长

津湖》的影像奇观有一个显著不同,它不仅对战争场景精心建构,而且对如诗如画、精美绝伦景观和意境的创设方面也格外重视。它希望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有震惊,更有家国情怀和历史记忆。比如,影片开头,连长伍千里护送哥哥骨灰回家探亲,银幕呈现出的是宁静淡雅的江南水乡诗情画卷:山清水秀,绿树成荫,碧水泛舟,鸬鹚晒翅,湖滩渔火,炊烟袅袅……其充满温馨祥和的生活气息,很自然会引发观众浓郁的乡土情结以及对和平生活来之不易的珍惜。再比如,伍万里打开运兵车车门时,映入观众眼帘的首先是色彩明丽的油画景观:雄伟高大的长城依山而建,宛如巨龙一般蜿蜒盘亘,群峰攒聚之间是烟雾弥漫,金色的霞光普照山野;长城与绚丽天色及崇山峻岭相辉映,更显巍峨壮丽。这样的诗意画面会让观众很自然地联想到山河无恙、岁月静好,会联想起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诗意奇景的营造,多是通过长镜头方式实现的,其“以‘慢美学’的从容姿态将故事娓娓道来……记录时空的变化和情感的绵延”^[10]。这和战争奇观多通过快速切换的画面、动态变换的镜头来展现战争残酷的呈现方式构成互补关系,在给观众带来视觉上鲜明对比和反差的同时,也使其获得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情感震撼。

二、英雄群像的塑造

相较于好莱坞电影对单打独斗个人英雄主义的推崇,我国电影在英雄人物塑造方面更倾向于英雄群像的塑造,更强调集体的智慧、价值与力量,这也是由我国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所决定的。新中国电影对于英雄人物的肯定,往往不只是局限于主角个人,而是要拓展到对其背后群体的赞美,颂扬英雄们以国家、民族和集体利益为重,甘于奉献和牺牲的崇高品质,以展现集体力量和国家情怀。《流浪地球》《红海行动》等现象级新主流影片都是如此,即使是像《战狼2》那样明显具有孤胆英雄色彩的作品,其表现的也并非纯粹的孤狼行动,主人公也需要有同伴的配合与帮助,更需要用五星红旗、军舰、徽章等体现国家意志的符号来作为其行动的坚强后盾。

《长津湖》是一部以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为题材的史诗性影片,它要讲述志愿军将士在极端恶

劣环境下,面对拥有装备优势的美军,是如何浴血奋战、战胜敌人的。影片需要全方位地再现战役过程,表现我军官兵同仇敌忾、团结一心、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和战斗精神,这就决定了影片的英雄形象塑造必然是以群像方式出现。在具体呈现过程中,这种群像塑造具有两方面特点:

(一) 侧重于对英雄不同个性和真实情感的展示

群像塑造的一个先天不足是人物众多、剧情分散,易出现挖掘深度不足而导致人物塑造的扁平化现象,这一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表现尤为明显。此外,传统主旋律电影普遍存在着人物性格单薄刻板、缺乏个性与多样性,以及过于强调政治与道德说教而忽略人物情感表现和共鸣等问题,这也是导致其观众流失的重要原因。为此,当前新主流电影努力通过类型融合、叙事创新、逼真震撼叙事效果营造等方式去表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争取主流观众,实现主流价值和商业收益的统一。就人物塑造而言,新主流电影逐渐放弃了过去那种脸谱化、概念化的手法,转而“采用泛情化的处理方式,多从人性化的角度展示人物对命运的抗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纠葛”^[11]。这就使得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饱满、个性更加鲜明突出、情感更加具体丰富,而影片的情节内容也更加容易获得观众的共情与共鸣。

《长津湖》采取了同样的叙事策略,其中的主要人物尤其是基层连队成员的个性十分鲜明。连长伍千里智勇双全,作战指挥经验丰富;指导员梅生谈吐儒雅,文武兼备;炮排老排长雷公和蔼可亲,不拘小节;火力排排长余从戎开朗乐观,作战勇猛;狙击手平河平时少言寡语,面对敌人却弹无虚发、大放异彩……但影片并不满足于此,它要赋予人物以情感,只有当人物具有了情感,其形象才能变得鲜活、变得有血有肉。导演之一的陈凯歌说:“一个好的战争电影,一定要从人物开始,同时要终结于人物,倘若你对一个人物没有足够的感情,你就很难跟着他上战场,去经历这种生死的考验,对他有极大的关心。做好这一点,这个电影才可能成功;否则的话,就变成了只有战斗的场面。”^[12]比如伍千里,他是全连的核心,影片在对他进行性格塑造时,用大量镜

头呈现他对弟弟伍万里复杂的情感：他不愿意弟弟接触战争，希望其能给家里传宗接代；对弟弟擅自行动深感烦恼；在运兵车上就其桀骜不驯的行为进行严厉训诫；等等。私下里，他却恳请雷睢生去帮扶弟弟尽快成长：“您怎么教的我就怎么教他呗”，“教他怎么活下去”。他一边教导弟弟“在部队，要遵守命令”，一边递过去刚缴获的美军饼干；他和弟弟在冰天雪地中亲密地分食对方的冻土豆；他在战壕埋伏时跟弟弟痛楚地回忆长兄阵亡的情景……这前后展示的兄弟情谊，看似有些矛盾，实则统一，都是伍千里铁汉柔情的自然流露，折射出他对弟弟的责任与呵护。再比如雷睢生，一个山东硬汉，作战经验丰富，这也正是伍千里放心把弟弟交给他培养的原因。雷睢生为了让伍万里尽快适应战场环境，私下通过余从戎来试探他的性格，并教训这个新兵：“想要枪，战场上自己缴去”；“自己丢的人，自己挣回来”；“让你的敌人瞧得起你，那才叫硬气”。这看似严厉苛刻，不近人情。后来，当他从内心接受了伍万里，在看到自己心中的干儿子又被他人“欺负”后，立刻冲出来护犊子。他胡子拉碴，大大咧咧，喜欢与人开玩笑，是深受全连尊重的开心果“雷爹”，但这一极富喜感的人物最终却以极其惨烈的方式与战友们诀别：为了拯救全连生命，他舍生取义，独自驾车冲出去吸引敌机轰炸；临死前，他没有豪言壮语或意味深长的遗言，而是艰难地哼唱出一两句沂蒙小调，呻吟着说“疼死我了”，“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这是肉体极度痛苦下的本能反应，其在让观众情感瞬间破防的同时，也将影片的悲壮氛围推向了高潮。

（二）多层次、立体地构建英雄群像

《长津湖》对于如何礼赞抗美援朝英雄群体，有着深刻的体认和独特的构思，其通过多层次、立体化的方式构建英雄群像，这同属抗美援朝题材的《金刚川》有很大区别。后者同样致力于英雄群像的塑造，不过它的创作意图是为了拍出“比较疏离、比较孤寂的一个气氛”，为了表现“每一个牺牲都有价值”^[13]，所以它设置了“士兵”“对手”“高炮班”和“桥”四个单元，并采用微观视角、回环套层的方式进行叙事；而《长津湖》多层次、立体化地构建英雄群像的创作意图是为了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从情感上去认同为什么要进行抗

美援朝、哪些人是抗美援朝中的英雄，让观众铭记先辈的历史功绩，并强化对国家、民族的身份认同和自我身份认同。

具体来说，《长津湖》对抗美援朝英雄群体的礼赞涉及四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以毛泽东、彭德怀、宋时轮等为代表的国家和军事领导人，他们的运筹决胜、指挥若定决定了战争的基本走向；第二层面是以伍千里、梅生、雷睢生等为核心的基层连队英雄群体，他们浴血奋战的全过程构成了故事的主体内容；第三层面是毛岸英和杨根思两位烈士，他们与第二层面人物的区别在于，后者是虚拟人物，而他们则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个体，分别代表了前线和后方舍生忘死、为国捐躯的英烈，其在影片中起到了将高层领导人和基层虚拟连队连接起来的桥梁纽带作用；群像塑造的第四个层面指向所有为抗美援朝事业英勇无畏、血染疆场的志愿军战士，他们在严酷的战场环境下，敢于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敢于迎着密集轰炸严守阵地，敢于在冰天雪地中忍饥挨饿坚守阵地，敢于义无反顾地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火力点……影片最后长达一分钟的冰雕连场景就是对他们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精神最庄严悲恸的礼赞。

在上述四个层面中，第二层面即以伍氏兄弟为核心的七连官兵的形象塑造很显然是影片表现的重点，不过，其他三个层面的英雄形象同样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比如，主席那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实际上是他与民主人士座谈时的话语，影片却将这句话移植到气氛凝重的高层会议上来讲，凸显了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在关涉国家命运节点上的深思熟虑和高瞻远瞩，也体现了革命历史影片“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传统。再比如，影片中的毛岸英，外表温文儒雅而内心坚毅执着，他积极申请入朝参战的理由是“全国几十万家庭把儿子送到前线，我也不能缺”。只言片语中，体现出他不搞特殊化、严于律己思想和满腔的报国热忱。需要指出的是，群像塑造的第四个层面不指向具体个体，而是上升到抽象的精神层面，其所涉及的场景很少。冰雕连的相关场景更是以静态方式呈现，但却是影片最能感动观众的片段之一——战士们卧伏雪中，手持钢枪，保持随时一跃而起的战斗姿势；他们身上覆

盖着冰雪,连睫毛都被冰碴包裹,但依然昂首凝视前方,表现出钢铁般的意志和视死如归的气势。影片通过几个特写镜头,从不同角度去呈现这些勇士最后的悲壮瞬间。在那一时刻,“冰雕连”已不再仅仅指向为国捐躯的英烈,而是演绎升华为一种代表人民军队英勇顽强、御敌无畏、严守纪律形象的军魂符号,熔铸为一座昭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的不朽丰碑。影片通过诗意化的影像画面,使观众获得强烈的情感共鸣,强化其对抗美援朝的集体记忆,完成自我身份认同。

三、英雄成长的见证

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民族,都离不开成长与发展的命题,因此,成长叙事也是古今中外文学叙事的重要母题之一,而这一母题与英雄叙事母题相结合,就会在英雄崇拜与成长体验交织、碰撞的过程中彰显生命绽放的叙事张力。在此过程中,主人公需要经历一系列事件的考验,思想才能逐渐成熟,能力不断提升,在历经种种挫折磨难并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后,最终实现人生目标,由普通人蜕变为真正的英雄。

英雄成长叙事是十七年电影谱系的重要表征,它“把英雄人物作为一个普通人去描写,通过生活和战斗中的各种细节表现来刻画人物,突出了英雄是如何在党的教育下逐步成长起来并走向成熟的过程,写出了人物性格,写出了革命的人情人性,最终完成对英雄的命名”^[14]。董存瑞、小兵张嘎、林道静等都是这一时期影史上著名的成长型人物形象。《长津湖》继承了英雄成长叙事的传统,它将主人公伍万里放置在战火纷飞的战场环境下,让他经历多次残酷战争的洗礼和锤炼,最终由一个懵懂任性的新兵成长为一名勇敢顽强、有着高度组织纪律性和崇高使命感的合格战士。需要指出的是,影片在继承十七年电影成长叙事传统、注重英雄属性挖掘和红色基因传承的同时,也克服了后者过于强调意识形态、人物塑造扁平化的缺陷,其对主人公伍万里成长形象的建构,更多的是基于人性的挖掘,遵循的是人物自身的思想性格逻辑。

(一) 英雄成长的情节节点

为了让伍万里的形象塑造和成长之路深入人

心,影片首先让他以桀骜不驯的顽劣少年形象出现:他向船家扔石子并“偷袭”探亲归家的哥哥伍千里。他对伍千里的手枪羡慕不已,在强行索取把玩过程中不顾警告,将枪瞄向哥哥。他不打招呼从家里跑出来,在伍千里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跟随去参军。他在运兵车上使性子,不接受别人的开玩笑,与他人发生冲突。他不服伍千里的批评管教,扬言“老子不干了”就要跳车离开……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崇拜英雄,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他对雷睢生说,当兵是“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话语里固然有一种不服气的年少轻狂,但也隐含着希望能成为像哥哥那样的战斗英雄的成分。只不过,他那时并不懂得军人的纪律与责任,虽然伍千里语重心长教导他,“一只蛋从外面被敲开,注定会被吃掉,你要是能从里面自己啄开,没准是只鹰”,但他当时很难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对于这样一个野性十足的问题少年,为了促成他尽快成长,影片在故事演进过程中为其设置了多处情节点,来推动其思想性格走向成熟。

情节点之一是刚入伍的伍万里在运兵车里闹情绪,打开车门准备跳车,却看到了万里长城蜿蜒于云雾缭绕的崇山峻岭之上,在落日余晖的沐浴下更显雄壮巍峨的场景。这一场景强烈地震撼着伍万里的内心,以至于随后被罚站一夜时,他不再像之前那样桀骜不驯,而是真心实意地接受了处罚。伍万里之所以会产生情感态度上的急剧变化,是因为长城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族入侵坚强意志和力量的象征,他从万里长城的壮丽图景中真切体验到祖国大好河山绝不能任人践踏,明白了为什么要去打这场战争的意义。这也促使他从一个随意散漫的村头少年,开始自觉向着严守纪律、有着崇高责任感和荣誉感的军人方向转化。

情节点之二是战友张小山的惨死给伍万里带来的伤痛。在这之前,虽然他也曾在建筑废墟中发现过尸体,在敌机轰炸军列的过程中死里逃生,但都未能引起他对战争破坏力的足够重视。在乱石滩上,当他亲眼看见了张小山被敌机炸得血肉模糊、鲜血溅了自己一脸的情景时,他才真正意识到战争的残酷,也让他对哥哥所叮嘱的话“以后这样的事情,你还会经历很多”有了心理准备。他来不及悲痛,来不及悼念战友,就必须跟随部队继续匆匆行军。他对战友唯一的祭奠方式,就

是将其遗物吊坠收藏起来，带着为其报仇的心理奔赴战场。

情节点之三是伍万里克服心理障碍，在战场上第一次开枪射杀敌人。战场杀敌是战士的基本生存技能和必备素质。伍万里刚入伍时，特别盼望能得到枪和子弹，但是当他真正置身战场情境，看到自己的哥哥和敌人缠打在一起时，却不敢用刀刺向敌人。直到自己也被敌人扑倒在地，出于自救本能，才被迫开出第一枪，而这一枪也使他克服了战场恐惧心理。随后，他逐渐适应战场环境，在关键时刻向敌阵地准确投掷手榴弹并命中目标，实现了自己由被照顾对象到独立杀敌的角色转变，为自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参与战斗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情节点之四是伍万里听从伍千里的教导，放弃了击毙已经奄奄一息的敌军官。伍万里经历了第一次战斗洗礼之后，作战就更加勇猛，他渴望成为战斗英雄，一度把杀死20个敌人作为成为英雄的门槛。所以，当他冲进敌军指挥部，看见昏迷的敌军官，本能反应就是端枪射击，而伍千里一句“有的枪必须开，有的枪可以不开”，最终阻止了他的杀戮行为。是否开枪，只在伍万里的一念之间，这也是他成长路上必经的重要考验。因为，一个战士“如果没有开阔的世界观，他就是一个机器”^{[4] 103}。伍万里放弃对奄奄一息的敌军官补枪，意味着他明白了打仗是为了保家卫国，而不是为了变成杀人机器，明白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嗜血冷漠的刽子手而是坚守人性底线的人这样的道理。

上述四个情节点连接起来，构成了伍万里作为一名军人由懵懂少年走向成熟的成长线。情节点一让他认识了“军队”（人民军队要保家卫国，所以军人必须严守军纪），情节点二让他认识了“战场”（战争是残酷的，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心理准备），情节点三让他认识了“敌人”（消灭敌人才能保全自己），情节点四让他认识了“自我”（军人要掌握杀敌本领，但不是为了嗜血）。四个情节点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排列，后一个情节点都是建立在前一个情节点基础上的，其环环相扣，推动伍万里的英雄性格走向成熟。

（二）英雄成长的意义

成长叙事类影片“说的是普通人的故事，唯其普通，才能让观众感同身受，从中受到鼓舞”^[15]。

《长津湖》中的伍万里在历经残酷战场磨砺，尤其是经历了几次重要事件后，由一个性情顽劣、无拘无束的村野少年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成熟、有担当精神的志愿军战士。他的成长之路给人的启示就是，唯有经历千锤百炼，方能鹏程万里。在伍万里成长过程中，他不仅丰富了人生阅历，提升了作战技能，而且集体主义观念、家国情怀等也得到强化，性格和心理走向成熟，人物形象也因此更加立体丰满、真实可信。

《长津湖》成长叙事的更深层意义在于，它通过伍万里的视角及其入伍参战的经历，将“谁是英雄”“怎样才能成为英雄”等严肃话题，用镜头语言形象生动地呈现出来，从而引发观众的思考与共鸣。

男孩子多半具有英雄梦，渔村长大的伍万里也不例外，他离家出走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英雄梦。那时，在他眼中，英雄就是配枪的军人，这也是为什么他会羡慕哥哥的手枪，以及在罚站过程中从雷公手中接过步枪兴奋不已，随后又讨要子弹的原因。不过，当他第一次参加战斗、消灭敌人后，他对“英雄”的理解就不满足于持枪战士的层面了。于是，他问余从戎杀多少美国鬼子才能算英雄。当得到20个的答复后，他就把这一数字作为自己成为英雄的奋斗目标。也正因为如此，他极其崇拜身经百战、立过赫赫战功的传奇营长谈子为，称其为“打不死的英雄”。而谈子为则意味深长地教育他：“行军六天六夜不吃不喝冻死在路上，我们该叫他啥，那些冲到敌人十米的地方才投掷手榴弹，自己被炸死的，我们该叫他啥？没有冻不死的英雄，更没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影片通过谈子为之口表达了这样的英雄观：“英雄”不是以打死多少敌人、立过多少战功来衡量，也不是仅局限于那些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英雄不是孤立的存在，英雄就在我们中间，那些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无畏、有着高度责任担当和奉献精神的人，都应属于英雄范畴。谈子为的这番话和之前毛岸英说过的“上了战场就是英雄”，语义上殊途同归。当初，伍万里根本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但听了谈子为的教诲后，他似乎明白了“英雄”的含义。他需要为谈子为所强调的“军人的荣耀”而战，而不再是简单地把杀死多少敌人作

为自己的努力方向。所以,他庄严地向谈子为敬礼,神情坚定地介绍自己“第六百七十七名,伍万里”。在此之后,影片还特意安排雷公驾车吸引敌机轰炸,用自己的牺牲换来全连的安全的情节。这一情节与谈子为的那番话具有互文作用。雷公以自身的献祭,进一步诠释“英雄”的深刻内涵,助推伍万里成长为真正的英雄。

综上所述,作为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的史诗性巨片,《长津湖》一方面广泛吸纳各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宝贵经验,另一方面深谙新主流电影创作精髓,力求做到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合流,商业性、观赏性与艺术效果的统一。影片在谱写英雄赞歌、呈现战争残酷的过程中,将传奇叙事、群像叙事、成长叙事有机融合,精心组织剧情,巧妙设计结构,注重故事的新奇精彩,其影像逼真震撼,情感表达富有渲染力。在此基础上,影片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其关注人物内心的成长和变化,挖掘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展现人性的光辉,并由此传达出战争与和平、英雄与平凡、成长与成才、家国情怀与历史记忆等永恒主题。影片传达的情感、价值观,与当下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给观众以丰富的启示意义。

《长津湖》在英雄叙事方面广泛借鉴前人的创作经验,并有所扬弃与创新,“体现了正确历史观的回归,把握住了历史的重要逻辑,把近年来同类题材电影推到了新高度”^{[16]96}。虽然该片在叙事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大兵团作战展开不够充分、结尾非常仓促”^{[16]94}等,但瑕不掩瑜,这些缺憾并不能影响该片在国产战争影片题材和叙事方面的历史性突破。它在英雄叙事方面的成功,对于今后同类题材影片的创作必将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对战争题材新主流影片创作水平的提高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4.
- [2] 张文东.“传奇”叙事与中国现代小说发端[J].求索,2007(10):194.
- [3] 赵卫防.“新主流大片”中的“中国性”[J].艺术评论,2021(12):52.
- [4] 贾磊磊.《长津湖》:新时代战争巨制的创新与挑战:徐克、黄建新访谈[J].电影艺术,2021(6).
- [5] 李渔.闲情偶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9.
- [6] 李洪华,钟婷.借鉴与转换:论“十七年”革命英雄传奇与中国古代侠义小说[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3(2):138.
- [7] 王腾飞,张璇,丁友东.技术“书写”传奇影像叙事[J].电影文学,2023(17):23.
- [8] 周宪.论奇观电影与视觉文化[J].文艺研究,2005(3):21.
- [9] 杜宜浩,孙佳山.《长津湖》:视觉特效为主旋律战争片助力[N].南方日报2021-10-24(7).
- [10] 张金玲,蒋志敏.论电影《1917》“一镜到底”断点处影像意义[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9(4):101.
- [11] 刘强.中国新主流大片“电影工业美学”的建构与思辨[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1):53.
- [12] 赵丽.导演陈凯歌详解《长津湖》三个关键词:“人物”、“真实”和“英雄”[N].中国电影报,2021-10-20(3).
- [13] 《金刚川》致敬“最可爱的人”|对话导演管虎:每一个牺牲都有价值,这是电影的价值所在[EB/OL].[2024-12-23].<https://www.yangtse.com/znccontent/926096.html>.
- [14] 虞吉.中国电影史[M].2版.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145.
- [15] 周子强.红色电影革命叙事的三种类型[J].电影文学,2019(8):9.
- [16] 刘婉瑶,石天悦.《长津湖》:新主流大片的新突破:电影《长津湖》研讨会专家发言综述[J].视听理论与实践,2021(4).

责任编辑:黄声波